



死亡推销员

——国际军火走私案

蓝风 编著

GUO JI JUN HUO ZI



四川民族出版社

SI WANG TUI XIAO YUAN



内 容 简 介

军火走私,这个狰狞的恶魔如同毒瘤一样寄生在人类社会的肌体上。它在漂亮迷人的面纱下,将滴血的触角伸向社会各个角落;它在累累白骨上行进,在金钱漩涡中狞笑,为恐怖分子和犯罪集团提供杀人的工具与手段;它带着死亡、痛苦和灾难,为大大小小的战争和武装冲突输血供氧,使战争变得更加残酷……在它面前,政治家们一筹莫展,经济学家们困惑不解,社会学家们无可奈何,宗教领袖们扼腕长叹。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军火走私规模之大、品种之多、范围之广、金额之巨、危害之深、后果之严重是史无前例的。

本书以翔实生动的资料和纪实的手法,首次集中大胆披露鲜为人知的国际军火走私,并着力挖掘幕后的东西。书中有震惊世界的核武器走私案,有倒卖核潜艇、超音速战斗机和重型坦克事件的真相,有军火商之间为争夺利益而爆发的血腥战争,有少数西方国家政府高级官员因走私军火而琅铛入狱的详细经过。此外,重金贿赂、女色勾引、暴力凶杀、欺骗讹诈等军火商惯用的卑鄙手段,也将揭去面纱,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你面前。

**1、海滨浴场。金发女郎轻轻推开酣睡的尼克先生。
桑提纳城内。“效率大师”赫茨“借”走北约秘密军
火仓库的 4000 枚伸缩式枪榴弹。**

“嘟，嘟…”清脆悦耳的程控电话蜂鸣器，惊醒了一个正在酣睡的中年男人。他拧亮壁灯，轻轻推开紧紧搂着自己的一位娇小而柔媚的金发女郎，侧身看了看床头柜上的瑞士金表：凌晨 4 点 50 分，然后不慌不忙地摘下电话机听筒。

“哈罗，我是赫伯特·尼克，请问……”

“尼克先生，真抱歉一大早就来打扰您。我在巴勒莫市。科尔曼先生让我转告您，他对您的建议很有兴趣。如果您方便，我将陪同科尔曼先生前来陶尔米纳市拜访您。”电话中清晰地传来一个男子低沉冷漠而又彬彬有礼的声音。

“我希望尽快与科尔曼先生见面。”

“明天吧，如果没有意外，明天我们将与您共进晚餐。”

“好，就这样。”

尼克接完电话，已无一丝睡意，他披上质地柔软的中国丝绸睡袍，点上一支哈瓦那雪茄，信步走到了阳台上。

此时已是黎明时分，带有浓烈腥味的海风中还夹带着丝丝寒意。天边，一轮喷薄欲出的红日，给偌大的地中海镀上了一层金黄色的朝霞。尼克伫立在阳台的一角，若有所思地眺望

着远方。

在尔虞我诈的军火交易圈中，尼克已闯荡了整整 20 年，从默默无闻的小伙计，到现在拥有近千万美元的巨商，个中甘苦与辛酸，只有尼克自己的心中明白。一个月前，两名带着巨额现钞的商人找到尼克，要求购买一批比利时赫斯塔尔国家兵工厂生产的伸缩式枪榴弹。按说，这种直径 38 毫米，可用普通步枪发射，专门用于杀伤人员的武器，并不是什么尖端产品。可尼克通了许多关系，也未能搞到手。

作为熟悉和精通军火走私的商人，尼克实在不愿意看到其他军火商抢走这笔大有赚头的生意。他经过多方打听得知意大利北部桑提纳城附近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密军火库中贮存有这种武器。

于是，尼克萌发了从军火库中弄一批伸缩式枪榴弹的念头。公开去买，肯定会碰钉子。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敲开军火库大门，用“合法”的方式，把枪榴弹搞到手。

谁去敲开戒备森严的军火库大门呢？自己亲自去，肯定不合适。最合适的人员，应该是久负盛名的意大利“黑手党”。

主意一定，尼克便带着自己的女秘书和两名保镖，来到了意大利西西里岛。位于意大利南端的西西里岛，是闻名世界的旅游胜地。岛上鲜花芳香，林木繁茂，古迹精湛，闻名遐迩，既有令人叹为观止的阿波罗神庙遗址、建于公元前 6 世纪的希腊古剧场和斗兽场，还有欧洲最大的活火山——海拔 3263 米的埃特纳火山。面积 27.5 万平方公里的西西里岛，仿佛一块三角形的翡翠，恰到好处地镶嵌在地中海中部。

阳光充足，气候宜人的西西里岛，令人神往。然而，这里又是臭名昭著的“黑手党”的发源地和老巢。以贩毒、走私、抢劫、

谋杀、拐骗和敲诈勒索著称于世的“黑手党”，以西西里岛首府巴勒莫市为中心，躲藏在阴暗角落里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

尼克和“黑手党”可以说是臭味相投。到意大利之前，尼克通过国际长途直拨电话，找到“黑手党”重要头目科尔曼，把自己的想法大概讲了一下，并许诺说，如果事情顺利，他将付出50万美元酬金。科尔曼并未立即答复，说是需要认真考虑一下。

尼克见有希望，便住进了西西里岛东北部陶尔米纳市的海滨大饭店。选择这里作为与科尔曼见面和谈判的地点，尼克是经过认真考虑的。

陶尔米纳市是欧洲最著名的风景旅游胜地之一。这里海面平静，海滩广阔，风光迷人，独具特色，是理想的天然海滨浴场。古色古香的小城建在海边的小山上，从山顶鸟瞰，错落有致的住宅、旅店和别墅从山坡一直延伸到海滨，葱郁的阿拉伯棕榈和澳大利亚松柏点缀于红墙白瓦之间，再衬以蓝天、白云、沙滩、礁石和大海，俨然一座精雕细琢的天然盆景。一年四季这里游人不断。尼克相信，混在游人中与“黑手党”头目见面，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

“亲爱的，”不知什么时候，身兼秘书和情人两职的贝蒂也起床了。她依偎在尼克背后，用光洁的双臂勾住尼克的脖子，柔声说道：“这么早就起来了？”

尼克转过身，看着透明睡衣中贝蒂曲线优美的胴体，情不自禁地将她搂在怀里，尼克抚摸着贝蒂那一头秀美柔顺的金发，说道：“贝蒂，今天我们去斗兽场看看。”

“那太好了。”贝蒂兴奋地叫了一声，紧接着又抬起头，睁着秀目迟疑地问道：“今天不是要会见一个重要的客人吗？”

“晚饭前我们能赶回来。”

“雪铁龙”轿车在柏油公路上疾驶着。尼克微微闭着眼，靠在舒适的座位上。今晚就要与科尔曼交锋了，他想抓紧时间使自己松弛一下，以便有充沛的精力去对付老谋深算，杀人不眨眼的科尔曼。

“还有多远？”香气袭人的贝蒂不甘寂寞，想找个话题与尼克聊天。

“快到了。”尼克仍然闭着眼。贝蒂知趣打住了话题。她跟随尼克已经三年，对这位表面看来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实际上心狠手辣，冷酷无情的男人，再了解不过了。尼克不高兴的事，绝不能多说半句。

“今天是几号？”冷不丁尼克又问了一句。

“1978年1月31日。”

“哦。”尼克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不再吭声。

不一会儿，棕色的“雪铁龙”轿车便驶进了供游人专用的停车场。几乎是与此同时，一辆丝毫不引人注目的出租车，也驶进了停车场。

“这就是斗兽场吗？”打扮得像模特儿、第一次到这里参观的贝蒂，站在用尼龙绳围成的参观区内，望着眼前这一片破旧的圆型石头建筑物，不相信地问了一句。

“是的，这就是建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斗兽场。”男人总喜欢在女人面前表现出自己知识广博。尼克这位冷酷的男人，更是如此。他像教师对无知的小学生讲课一样，对贝蒂说：

“你看，这些椭圆型的石阶，古时候都是贵族参观的座位。我们现在站立的地方，则是国王和大臣的席位。”

“斗兽，怎么个斗法呢？”

“场中间有个小水池。”尼克用手指着斗兽场中央，接着说：“据说，原来水池上用木板搭有小平台，池中有鳄鱼和毒蛇。按照规定，两个角斗士在平台上赤身角斗，将对方打入水池中的即为胜者。”

“那掉入池中的角斗士……”

“掉入池中的角斗士，就成了鳄鱼和毒蛇的美味佳肴。”

“那太可怕了！”忽然，尼克觉得不对头，斗兽场的另一边，似乎有人在窥视着这边的一举一动。尼克不露声色地转头，对紧跟在身后的保镖使了个眼色。这名保镖心领神会地点头，然后装着找厕所的样子，一声不吭地走开了。

尼克暗想，这一定是科尔曼派来监视自己的“尾巴”。尼克猜对了，对面那一位乘出租车尾随而来的男人，的确是科尔曼的手下。这家伙举着望远镜，眼也不眨地注视着尼克。丝毫没注意到尼克的保镖也悄悄来到了自己身后。

“景色不错吧？”保镖冷冰冰地问了一句。

“是……你……”见来者不善，他放下望远镜，手便向怀中伸去。说时迟，那时快，不等他摸到枪，尼克的保镖便闪电般地一掌砍在他后脑上。“扑通”，这家伙喉咙里发出一声低沉的吼声，便像沙袋一样软绵绵地倒在了地上。

“的确是可怕的。”尼克见对面那位“游客”消失后，对贝蒂又是一番“教导”：“亲爱的，您知道吗？我们也是角斗士。我们整天都在危险的平台上，与那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对手，进行着生死搏杀。如果我们被打下平台，结局决不会比喂鳄鱼、毒蛇好受一些。”

“哦……”贝蒂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傍晚，尼克回到海滨饭店后，订了一桌丰盛的晚餐，并让

侍者送到自己房间。为了使今晚的谈判顺利进行，他特地要了一瓶意大利托斯卡那 1936 年出厂的瓦勒格拉牌红葡萄酒。等一切准备就绪后，尼克便坐在沙发上呷着西西里特产的黑咖啡，静心等待客人。

“叮咚——”7 点 30 分，门铃准时响了起来。

“是科尔曼先生吗？”贝蒂快步走到反锁着的门前，尼克纹丝不动坐在沙发的一角。

“是。”门外有人应了一声。贝蒂打开门，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来人的面孔，一个身材魁梧的高个子男人，便挤了进来，他戴着宽边墨镜，两手空着，毕挺的西服没有扣一个扣子。

不用说，这是一名保镖。

“尼克先生吗？”紧接着，门外又过来一位个子瘦小的男人。他两鬓斑白，额头刻有深深的皱纹。一身名贵的服装，掩盖不住他苍老瘦弱的躯体。

“非常荣幸能在这里见到您，科尔曼先生。”尼克断定这人就是科尔曼。他快步迎上前去，也不理旁边那位虎视眈眈的保镖，紧紧握住科尔曼那双青筋凸起，但却十分有力的双手。科尔曼身后，还跟着一位身材匀称、目光逼人、手里提着小皮箱的男人。尼克想，这应该是科尔曼的助手。

一阵寒暄后，科尔曼在尼克斜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漫不经心地扫视了一遍客厅的装饰。这是一间足有 50 平方米的大厅，大厅一角的酒柜中，整齐摆放着五颜六色的酒和饮料。墙上挂着两幅抽象派画家的作品，大厅中央有一些低矮的小桌，桌上花瓶里一束鲜花吐着淡淡的芬芳。围着小桌是一圈舒适的沙发。坐在沙发上透过落地窗，隐约可见地中海上点点渔火。

“尼克先生，”科尔曼收住目光，拿起一支香烟叼在嘴上，最先进门的那个保镖马上从侧面用打火机替他点上。科尔曼深深吸了一口，接着说道：“您说的计划，我和我的同事们，认为似乎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地方。您能不能再详细说说。”

尼克见科尔曼抢先转入正题，心中颇有点不高兴。要知道，在军火交易中谁占主动，谁就更有成功的把握。眼下是求对方，尼克不便有任何表示。于是接着说道：

“科尔曼先生，我的一个客户想得到一批对我们说来没有多大价值的货物，据我所知，这种货物，在意大利能弄到。”

“什么货物？”

“比利时生产的伸缩式枪榴弹。”尼克一边说一边递给科尔曼一叠照片。“这种枪榴弹体积很小，直径只有 38 毫米，用来杀伤人员效果是很不错的。”

“伸缩式枪榴弹，”科尔曼仔细看了看照片，问道：“要多少？”

“4500 枚。”

“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是啊，不过这种武器很小巧，每一件重量只有 295 克。用 4 辆小型货车，就可以装完。”

“说说报酬看。”科尔曼对面前这位至少比自己年轻 20 岁的军火商，似乎并没放在眼里。他看着照片，头也不抬地说道。

“科尔曼先生，我特地准备了晚餐，我们是不是边用晚餐边谈？”尼克想把气氛缓和一下。

“不，谢谢，请您接着说。”科尔曼眼皮也不抬一下。

“那好，这种枪榴弹贮存在桑提纳城郊区，A04 仓库中。如果科尔曼先生能弄出来，并在黎巴嫩港交给我，一枚枪榴弹

我将支付 50 美元。”尼克说到这里故意停住话题，点燃一支雪茄，猛吸几口之后，又加了一句：“全部用现钞。”

“50 美元？”科尔曼的目光像鹰一样直勾勾地盯着尼克，快速盘算着这笔买卖的价值。

过了几分钟他才缓缓说道：

“把一大批武器弄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火仓库，难度有多大，尼克先生想来是清楚的，即使弄出来了，从意大利再运到黎巴嫩，要横穿地中海，也会有不少的麻烦。因此……”

“科尔曼先生，”尼克抬抬手，礼貌地打断了对方的话：“对于先生的声誉和所从事的副业我是非常敬佩的，我相信先生是不会让我失望。至于价格，当然也可以再商量。”

“尼克先生是个爽快的人。那好，在黎巴嫩把货物交给您。每一枚枪榴弹我想我们至少应该得到 100 美元。”科尔曼伸出一个指头晃了晃，一字一句说道。

“不，100 美元我无法接受。”尼克也毫不示弱。顿时，谈判陷入了僵局。烛型吊灯的暗红色光线下，大厅像死一样静谧。这是一场意志的较量。足足有 10 分钟，大家谁也没说一句话。

“那好，既然尼克认为不合适，我们告辞了。”还是科尔曼首先打破了难堪的局面。他深谙欲擒故纵的道理。说完便站起身来，准备离去。

“请等等，”尼克也站起身来，直视着科尔曼。“70 美元！”他让步了。

“80 美元。”科尔曼语气中，再没有线毫商量余地。

“我接受了，80 美元。”尼克狠狠心同意了，他转身对贝蒂道：“请给我们拿一瓶香槟来。”然后，上前两步，脸上挂着微笑，但冷冷地对科尔曼道：“科尔曼先生，我希望在 3 月 20 日

前,收到您的货”。

“我想,这不会有什么问题。”科尔曼重新回到了沙发上。“这批货物,将由赫茨负责有关方面的工作。赫茨,请过来一下。”那位手提小皮箱的男子,闻声毕恭毕敬地走到科尔曼面前。

“赫茨,尼克先生的事情就交给您了。”

“请放心。”这位叫赫茨的男人,似乎不善言辞。

“科尔曼先生,这是预付的定金,请收下。”尼克把一张刚填好的银行现金支票递给科尔曼。

这是一张12万美元的现金支票。科尔曼瞟了一眼支票,便递给身后的赫茨。这时,贝蒂已准备了香槟酒和酒杯。尼克递给科尔曼一杯,自己又端起一杯说道:“为我们合作愉快,干杯!”

“干杯!”科尔曼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

收下尼克预付的定金后,科尔曼让赫茨立即动身到桑提纳。他相信赫茨的能力。在科尔曼家族中,赫茨被称为“效率大师”。他办事干练、果断、神速,从不拖泥带水。

赫茨赶到桑提纳后,找到隐藏在当地的“黑手党”党徒,很快就得到了有关的情报。

桑提纳,位于意大利北部,是座古老的小山城,这座人口不足百万的小城,东边与南斯拉夫接壤,北部与奥地利为邻,向南不足一百公里则是亚得里亚海,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因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这里修建了数个秘密军火仓库。存放伸缩式枪榴弹的A04仓库,只是其中一个。

2月9日,赫茨开着一辆毫不引人注意的“大众”牌小型工具车,去A04仓库实地侦察。车出城区向西不到10分钟路

程，迎面就看见一块用英文和意大利文字写成的醒目标志立在路旁：“军事禁区，未经许可不得入内！”

无奈，赫茨只好把车停在路边，打开引擎盖，装着修车的样子，偷偷观察 A04 仓库。这是一片掩映在稀疏树林中的平房，从外表看，同普通的粮食仓库没有什么区别。看不到坚固的围墙和高耸立的哨楼，也看不到牵着警犬、荷枪实弹的士兵。但赫茨非常清楚，隐藏在树角、草丛中的电视摄像机、红外线感应器每时每刻都在监视着周围的一切动静。哪怕风吹草动，一只野兔跑过，也逃不过它们的“眼睛”。如果有谁斗胆越过那道高出地 1 米的铁丝网，等着他的将是狰狞的死神。在现代科学技术面前，没有丝毫侥幸可言。

回到城中后，赫茨打开 A04 仓库的平面图，想找出警卫方面的漏洞。可最终失望了。偷的可能性不存在，只好下手抢。可是要抢也并不容易。A04 仓库的卫兵，足有一个加强连，并且装备有最先进的武器，硬抢只会碰得头破血流。看来，唯一的办法是巧取。

忽然，一个大胆的设想闪现在赫茨眼前：先派人破坏 A04 仓库的煤气管道，然后借口抢修，混进仓库，劫走武器。

主意一定，赫茨立即开始行动。

2 月 15 日一早，赫茨和另外三人换上煤气公司工人的制服，登上同伙偷来的煤气公司专用抢修车，驶往 A04 仓库。在一小时前，另两名同伙已顺着下水道爬进 A04 仓库的下水道中。

按照计划，8 点 40 分煤气管道将遭到轻度破坏，并开始泄漏煤气，仓库警卫此时肯定会向煤气公司报告，煤气公司接到报告，然后派出抢修车赶到现场，大约需要 10 分钟。这 10

分钟，对赫茨说来，绰绰有余了。在预先的模拟演习中，从警卫打出电话到赫茨的“抢修车”进入仓库警戒区，然后打开贮存枪榴弹的第101号库房大门，消灭跟随的卫兵，并将“货物”装上抢修车，离开警戒区，整个行动只需要11分钟。

“赫茨先生，他们已经开始向煤气公司报告了。”在路边水泥电线杆负责监听A04仓库的一人突然高声叫了起来。

“立即出发！”

顿时，像冷藏车一样封闭得严严实实的黄色抢修车，“呜——呜——呜”叫着，风驰电掣般驶向A04仓库。车身两侧用黑色油漆写成的“煤气专用抢修车”格外引人注目。

三分钟后，载着赫茨等人的“抢修车”便来到了仓库的大门前。

一位矮胖男人跳出驾驶室，对卫兵道：“刚才我们接到电话，说这片区域的煤气正在泄漏的事。”卫兵转身拿起了电话。任何人进入库区，都得预先向上级报告。

不到一分钟，从不远处的一间办公室里便钻出一位军官。他快步走到抢修车前，对矮胖男人道：

“我是值班军官约翰逊中尉。你们来得可真快啊！”看得出来，约翰逊丝毫不怀疑这一辆抢修车。他挥了挥手，漆成蓝白两色的路杆便徐徐上升。约翰逊和另一名端着冲锋枪的士兵，跳上车，指挥驾驶员向库区内开去。

“中尉先生，您和我们一起抢修吗？”赫茨拉了拉帽沿，诙谐地问了一句。

“这是例行公事，请不要介意。”约翰逊煞有其事地拍了拍腰间的手枪。

赫茨不再说什么，他和另外一个人，打开像小收音机一样

的煤气探测仪，装模作样地摆弄起来。

探测仪上的绿灯闪着，表示没有发现意外情况，可当抢修车接近 101 库房时，绿灯却变成了红灯。蜂鸣器也开始发出刺耳的叫声。

“就是这里，请停车。”赫茨让驾驶员把车停下，然后对约翰逊说：“可能是库区中地下煤气管道出现麻烦，请您把库房门打开。”

约翰逊听到赫茨的话，不禁愣了一下。按常规，开启库房需要经过仓库主任同意。可煤气泄漏一旦酿成火灾，后果不堪设想。约翰逊也来不及多想，掏出钥匙就打开了库房沉重的大门。

“请您关掉电源。库区内的煤气含量已达十分危险的程度。”刚进库房门，赫茨又冷冷地说了一句。他心中非常清楚，关掉电源，意味着所有的警报系统失去作用。这样，搬运“货物”时，就不会发生意外情况。

“好的。”这一次，约翰逊没有丝毫犹豫，他觉得赫茨的话很有道理。在一间弥漫着煤气的房间中，开着电灯终归是一件危险的事。对赫茨的真实想法，年轻的中尉当然一无所知。

偌大的库区内一片漆黑。赫茨等人亮着强光手电在货架之间，摸索着前进。当来到第九号货架时，终于发现了所需要的“货物”：用 CM03 金属箱装着的伸缩式枪榴弹，整齐摆放在货架上，箱上文字表明，每一箱内装有 33 枚枪榴弹。

“终于找到了！”赫茨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

“找到了吗？”离赫茨有 10 米距离的约翰逊闻声也走了过来。他也打着一只方型手电筒。

“中尉先生，我已找到了漏气的地方，请您让抢修车开进

来，我们要进行抢修。”赫茨远远地对约翰逊喊道。

101 库房是专门存放步兵轻武器的。22 个货架上整齐有序地放着手枪、自动步枪、反坦克火箭筒、轻机枪、地雷、手榴弹和枪榴弹。这些武器都没有开封，静静地躺在一个个用木板或金属制成的长方形箱内。货架之间，留有 4 米宽的过道，以便平时车辆直接开到货架前装卸货物。

在约翰逊指挥下，门敞开着的抢修车缓缓开过来，停在赫茨跟前。

“中尉先生，您过来看，这是不是漏气的缝隙？”赫茨躬着腰，招呼驾驶室旁的约翰逊。

约翰逊老老实实走过来，低头仔细看光滑的地面。除了少许的潮粉，中尉没发现有什么缝隙。

“这……”他不解地抬起头，刚要问赫茨，后脑勺就被沉重的管子钳击得粉碎。紧接着，一柄锋利的匕首又刺进他的左胸，约翰逊挣扎了一下，便一声不吭倒在血泊中，这一切都是眨眼间的事，连在库房门口的卫兵也没察觉库房内有什么异常。中尉倒下后，赫茨和另外两名“修理工”便手忙脚乱地把 40 多箱枪榴弹，装进“抢修车”内。赫茨为了防止发生意外，顺便还捞了几个 M—14 自动步枪和两箱子弹。与此同时，开车的那位矮胖男人，走到库房门口对卫兵说：

“上士，中尉让您进去一下。”

卫兵点点头，转身向九号货架走去。走到“抢修车”前，他刚想喊中尉，就被一双铁钳般的手，狠狠卡住了脖子。卫兵拼命挣扎，然而无济于事。几秒钟后，便翻着白眼见上帝去了。

一切收拾妥当后，赫茨等人便开车离开了 101 库房。当“抢修车”通过 A04 仓库大门时，矮胖男人还微笑着对表情严

肃的卫兵打了招呼：

“OK，一切都好了！”

离开仓库警戒区，“抢修车”便发疯似地向远处开去，转眼间便消失在一片尘土之中。

四天后，西西里岛北边的马斯提卡岛的一座豪华别墅内，科尔曼手里拿着当天的报纸，一动不动地伫立在窗前。

“罗马2月18日消息，据军方人士透露，日前意大利北部一家北约秘密军火仓库被盗。数名伪装成煤气公司工人的歹徒，杀害一名军官和一名士兵后，抢走了一批武器。据信，这次事件是国际犯罪集团所为，警方认为，丢失的武器不会对国内安全造成危害。

“当然不会对国内造成危害。”报纸上用大号标出的消息深深印在科尔曼的脑海中，他遥望远外波涛汹涌的第勒尼安海，自言自语地说道：“全世界每天都在发生军火抢劫案。可这些失踪的军火，到哪里去了呢？”科尔曼摇了摇头，缓步走到桌前，拿起了国际长途直拨电话：

“尼克先生吗？我是科尔曼。”

“您好，科尔曼先生。”通过卫星转接的电话，声音特别清晰。

“您订的‘货’已准备妥当，载有这批货的‘塞万提斯’号远洋轮，将于3月19日抵达塞浦路斯的拉纳克斯港……。”

“科尔曼先生，不是说好在贝鲁特港交货吗？”

“原来是这样的。可眼下贝鲁特一片混乱，每天都在发生流血冲突。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我认为在拉纳克斯交货更可靠。”

“哦，科尔曼先生，我同意您的意见。”货在对方手里，尼克

无可奈何。

“尼克先生，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是非常愉快的。但愿下一步合作和将来的合作，更加愉快。”科尔曼说完，也不等对方再说什么，就搁下了电话。

一个月后，被伪装成洗衣机部件的 1500 枚伸缩式枪榴弹交到了尼克手中，科尔曼则拿了 24 万美金现钞，一笔罪恶的交易结束了。在魔鬼的狰狞的笑声中，贝鲁特战火骤然升级。无数平民百姓，被伸缩式枪榴弹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善良的人们不会知道，给他们带来痛苦和灾难的武器装备，几乎全部来自武器贩子、军火掮客和像“黑手党”这样的犯罪集团手中。

军火，是当今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巨额利润商品。据纽约金融中心统计，军火交易的纯利润高达 74%，在如此高的利润诱惑下，铤而走险的商界名流、政府官员大有人在。一些罪犯、杀手更是趋之若鹜。为了在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他们绞尽脑汁、狼狈为奸，去偷去骗几乎与黄金同价的军火。当偷与骗不能得手时，他们便大开杀戒，在光天化日下拦截军火运输车，抢劫军火仓库，袭击随身带有武器的警察和士兵，然后，转手将武器高价卖给那些出于不同动机、不同目的的“客户”。

“军火是商品，只要世界上有需要这种商品的国家或集团，有需要消费这种商品的人，偷窃军火、诈骗军火、抢劫军火的事件，就绝不可能从此销声匿迹。”记住联合国裁军署阿夫勒·托尔科思博士这段颇有道理的话吧！